

平常對伊斯蘭曆法並不特別著意的我，直到昨晚，經由寶拉在國際電話裡告知，才曉得今天是伊斯蘭聖人穆罕默德的冥誕，到處都將會有熱鬧的慶祝活動。

奇怪的是，婆家竟然沒有一個人告訴我這件事，直到我踏入浴廁間洗澡，也沒有人跟我討論今天的行程；若非連著幾天看到大街小巷都在張燈結綵，加上寶拉的預告，我是不會為今天做出門準備的。

倒是，婆婆不知已經在天台上候我多久了，一見我「終於」梳洗完畢（一個小時又二十分是夠久了），立刻催著我要出門。

我就這樣問也沒問（也沒被問），又被帶到古治蘭瓦拉城裡那條熱鬧的大街，來到汗家。

天氣很好，我不無意外地，看到平常用來招呼我們的二樓起居間已有多名男人盤據著，因此，我是越過他們直接被領到汗家頂樓天台上的。

待天台的玄關鐵門一開，視覺再次受到驚震，映入眼簾的，赫然是好大一群花花綠綠、席地圍坐的女人，以及團團竄跑的小男孩、小女孩；這才知道，好客的羅妮邀了婦女芳鄰聚在這邊祝禱、祈慶——但聞清音琅琅，女人們正在唱誦改編自可蘭經的烏爾都語詩歌。



只要看過印度寶萊塢電影的人，一定都對寶萊塢歌舞印象深刻。

不管電影情節再怎麼如火如荼、一發不可收拾地上演，不管觀眾的神經正如何高昂地揪入劇中，心海正撩撥得如何澎湃洶湧，寶萊塢電影總以專制的姿態戛然中止觀影情緒，用歌舞劇來串場，以唱唱跳跳的形式娛樂大眾。雖然有些人並不喜歡如此鬧場般的歌舞穿插文，卻又沉醉其中、愛不可釋；寶萊塢歌舞，已是印度電影不可抹滅的印記。

印巴民族把他們熱愛唱唱跳跳的天性，充分表現在信仰上。

多年前，在印度友人家裡過排燈節^①時，我親眼見識他們一邊手執油燈、盤旋燭火敬拜神祇，一邊唱誦連綿不絕的頌神詩歌；印度人以高亢、熱烈的詩歌演唱來表達對神祇們愛戴與崇敬的文化，是感情保守、內蘊的傳統台灣人比較難以理解的。

二〇〇八年，台灣曾經上映一齣印度寶萊塢史詩電影《帝國玫瑰》（Jodhaa Akbar），在該劇中，信奉印度教的拉吉普特公主Jodhaa，嫁給信奉伊斯蘭的蒙兀兒帝王阿克巴後，堅持在宮廷內自設祭壇保有自己的信仰。由當時號稱印度芭比的知名女星艾許娃亞雷^②飾演的拉吉普特公主，每天清晨守在祭壇前敬拜時，婉轉如黃鶯的讚歌與餘音繞樑的嗓音，猶如天

籟，讓台灣許多哈印族也沉醉於那即使聽不懂卻仍能浸淫其中旋律而不可自拔；詩歌唱頌的魅力，由此可見。

同樣地，在風俗民情與印度文化一脈相承的巴基斯坦，我也看到此地的男男女女即使受限於伊斯蘭不公開歌舞的嚴格教義，卻依舊在不違反教條的原則下，充分發揮他們熱愛歌唱的天性；眼下的汗家，眾多的門客，他們以清琅詩歌的方式，表達對造物真主的敬畏、以及對穆罕默德聖人的崇愛。

雖然清唱詩歌並不違反宗教的規定，然而，伊斯蘭教義是不鼓勵慶祝生日的。

根據經訓上的教導，時間與空間都是造物主創造的，沒有造物主創造各式星球天體、並安下它們交錯運轉的定律，也就沒有所謂的白天與黑夜，自然，也不會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六十分鐘……等經由人類長久觀察與累積所制定下來的「時間」觀。是故，對所有穆斯林而言，日日是好日，時時為良辰，尤其不應迷信於星相卜卦。

然而，印巴民族向來有把聖賢偶像化的風俗，不僅在大城小鎮經常可見他們圈起已逝阿訇的墳墓，以之為中心形成社群，甚至自訂節日、聚眾祝禱。

對待地方性的聖賢已經如此，更別說伊斯蘭裡的最後一位聖人了。

今天，穆罕默德聖人生日的這天，巴基斯坦不僅全國放假、大肆慶祝，還張燈結綵、舉

辦各式應景活動，比起忠孝節與開齋節（伊斯蘭的兩大節日，可參考前作《愛在巴基斯坦蔓延》）兩個正式節日有過之而無不及。



看著眼前這些歌聲高亢、清音嘹亮、神情頗顯虔敬的女人們，我在心裡感到十分無奈。

我深深懷疑，這些連正規學校都沒上過幾年的女人們，伊斯蘭經訓甚至沒有我讀得多；尤其諷刺的是，當喚拜聲響起時，眼下這群看似對造物真主敬愛得不得了、信仰情操無比高尚的女人們，並沒有一個人起身準備做禮拜——包括羅妮特地請來引領眾人唱誦禱歌、一副教母模樣，但我看起來不過就是靠打賞賺外快的黑袍女人。

我應該屬於她們的，畢竟，我也是個自以為虔敬的穆斯林。

可我卻又完全自外於她們，因為，我完全無法融入她們那些只有骨幹沒有精髓、只有形式沒有情感的唱誦。

當女人們已經結束唱誦、突然全部轉身向我、以眼神和手勢示意要我跟著捧手做禱告時，我剛好被身邊幾個奔竄、玩耍的小孩逗得開心，雖在眾人關注的眼神下，我不敢輕慢地

立即擎起雙手表示同在，然而，我的眼神、我的心，都不是和她們一起的；隨著那黑袍女人喃喃不止的禱文像裹腳布般既冗長又不知所云，後來雙手實在累緊，便又慢慢地鬆散而下。我不專注的模樣引起其中幾個也心不在焉的女人望看，她們的眼神充滿期待，希望我能發生一些甚麼新鮮事兒來讓大家舒活一下；一場神聖的祝禱會，因為我的置入而被褻瀆了。

這些女人們是否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還是，她們只是和我們大部分的人一樣，從小大人怎麼教就跟著怎麼做，在耳濡目染的成長過程中，不知不覺地「社會化」了？

在教育普及的先進國家，人民可以因為後天的教育而啓迪智識，並激發個人思想，進而形成獨立人格，遵循的正是佛洛依德那套原我、自我、超我的成長公式；然而，巴基斯坦普遍未受教育的黎民百姓，他們很可能連基本的智識都未被開發、連大字都不識幾個，因此，即使活在這個以伊斯蘭為名的國度，他們能明瞭立國根本——伊斯蘭——的真正內蘊嗎？

我深深懷疑。當然，不只針對此地的女人，此地的男人世界亦如是。

在此，我無力闡述任何伊斯蘭大義，也從來沒有那個企圖。我只是寫下眼睛所看到的。



祝禱結束後，女人們團團圍坐，開始享用午餐；無法與大家同食嗆辣咖哩的我，坐在繩床弓身以手支頤，兀自發呆，出其不意的是，鮑柏莉和她另一個妹妹連袂現身，特從荷拉阿姨家來邀我前往作客。

鮑柏莉，一個我不忍看、不捨看的女人。

她是荷拉阿姨的大女兒，水噹噹的標緻姑娘一個，皮膚白皙又高挑，古書裡形容的所謂美若仙子、凌波脫俗、天生麗質難自棄……大概就是指像鮑柏莉這般的美女吧。

前面說過，寶拉住在荷拉阿姨家整整三年光景。據寶拉自己說，在那期間，寶拉要鮑柏莉往東，鮑柏莉絕不會往西；寶拉要她站定，她絕不會移動身體半步。她是那樣溫順地對待寶拉、那樣心無旁騖地守候寶拉。然而，一心一意等著有朝一日會嫁給寶拉的她，卻因荷拉姨爹得罪整個家族，與寶拉的姻緣路硬生生被阻斷了。

兩年前第一次看見鮑柏莉時，我自慚形穢不已。

那是個再平常不過的午後，古杜騎著摩托車載我到村外兜風，因為心裡以為只會在村野中繞繞，所以，我穿著像睡衣般寬鬆的夏瓦兒·卡米茲，很隨興地出門；沒想，古杜臨時起意，摩托車騎著騎著，就從哥克鎮西的來不及村騎到哥克鎮東的美娜家去了。

當時，美娜正與自己的婆婆鬧不合，已經與夫婿搬出，賃居在不遠處的一個小土屋；夫

妻小倆口的矮房侷促寒俚，令我感到十分彆扭與不自在，我不無嫌棄之色，只想速速離開；尤其看到他們竟將寶拉的照片鄭重地擺在小土屋最顯眼處——也是整間屋子裡唯一的照片，我滿心沉重地想著：如此多年過去，即使已經嫁為人婦，依舊只掛念（亦或仰賴）著寶拉？就在這樣一個不太安然的心理狀態下，鮑柏莉進門來了。

但見她一身新穎，亮麗的夏瓦兒·卡米茲已是搶眼，覆在頭上的杜帕塔卻不是一體成型的同款花色，而是別出心裁、明顯另擇布料、特意搭配的紅豔絲絨披肩，這讓原就白皙的她仿如出水芙蓉、潔似明月，婆家五個大小姑的容貌，一時全被比了下去。除此之外，鮑柏莉的雙手還繪上了褐紅色指甲花圖騰；整體看來，就像個結婚不久的新婦。（印巴婚禮習俗，婚前一天新娘會在手上、腳上繪滿指甲花圖騰）

美娜為我們彼此引見後，便興沖沖地準備茶點去了；鮑柏莉與我互道平安後，則沉默著與我對坐，不再說話。

不同於其他女眷初見我總是熱情寒暄問候的態勢，眼前這位表親的無語，讓我隱然感到頗有孤傲氣息，但由於家族親友甚多，在不知彼此親族裙帶關係深淺、遠近之下，我也不置可否地沒有主動搭理，兀自鎖在自己想要速速離開的心境。

我甚至一度以為，鮑柏莉當時的沉默，是因為新婚不久帶來的羞怯所致，畢竟，同在鄉

間的小村莊，連我這受過「文明洗禮」的外國人都總是一身便裝加素顏了，若非剛好新婚，實在沒有必要為了見我而大費周章、特別梳扮；尤其，美娜明確地告訴我，她們仝鄰而居——只是到鄰居家坐坐，誰會特別梳妝打扮得像個新嫁娘呢？

我錯了。

當時，鮑柏莉不僅不是新嫁娘，而且已有兩個小孩，最大的都七歲了！

就在我毫無心機地被將自己打扮得像個新嫁娘的鮑柏莉不知用甚麼標準衡量了一整個黃昏直至天黑；就在寶拉來接我時，看著鮑柏莉欲語還休、欲罷不能地強攬寶拉不讓他走，最後寶拉也很給面子特地到她家坐了一回，我們延誤了許久才回到來不及村後，我終於向寶拉詢問此妹的家族淵源，寶拉才告訴我，關於他與鮑柏莉的往日情懷。

真是震驚。

原來，鮑柏莉早就對我這個嫁給她少女時代初戀愛人的外國女子好奇不已；她早已吩咐美娜，任何時候，只要我到該村拜訪，務必讓美娜通知她！

美娜與寶拉相差十二歲，所以，十七、八歲的少年寶拉與鮑柏莉共度的回憶、曾有的情愫，乃至後來衍生的家族恩怨，當時年紀小的美娜自是不明瞭了。

所以，鮑柏莉的確是爲了見我而大費周章、特別梳扮？

不！我揣測，鮑柏莉早已預知，只要我出現，那麼，她應該也能見到寶拉。

所以，更正確來說，鮑柏莉大費周章、特別梳扮，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十餘年未見的初戀情人——寶拉。

傻呼呼是我，在這之前將近十年的時光裡，我竟完全不知道有鮑柏莉這號人物的存在！這與同樣是在多年後才知道表弟以南對我既仰慕又憧憬、一路相隨之景況，心情絕對不同。

在那之後連著幾日，我都因爲內心的衝擊與震盪而神經敏感，把自己情緒搞得起起伏伏；雖然，後來在寶拉與小姑們個別的安撫與勸慰下，我總算又漸漸地淡然處之，並選擇相信寶拉那番「因爲從來沒有把她放在心上，所以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向妳提起」的解釋；但是，鮑柏莉這名字，從此成爲我和寶拉之間的一個敏感詞，任誰都盡量不去提起。



那次的鄉居，由於突然掘出這段被寶拉埋藏多年的往事，以被瞞在鼓裡、毫無「一較高下」心理準備的姿態，見了寶拉有緣無份的青梅竹馬，我一時自慚形穢，久久不能釋懷。

結婚多年，我第一次產生「自己竟是個闖入者？」的質疑，與多年來在婆家被捧得高高

在上的價值毀滅；即使大家都信誓旦旦珍守我這個「真主給的禮物」，再三強調我的家族地位之不可抹滅，但，我再不覺得自己是無可取代的了。

不過兩年光景，再見鮑柏莉，雖有一雪前恥的大快人心，卻也不無心疼她與寶拉青梅竹馬不能終成眷屬的悵然，竟對她起了憐憫之情。

已經又生了一個娃兒的她，相較兩年前明顯蒼老，胭脂未施也使她看起來氣色頹垮；不知是記憶差還是衰老使人黯然，鮑柏莉的皮膚也不如印象中那凝脂似的白嫩了，近聽她的嗓音，竟是如此粗啞聒耳，若非緊依她坐著的十歲女兒，清新嬌豔如初綻玫瑰，頗有乃母之貌，我記憶中那「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的鮑柏莉，幾乎就要找不到存在的證據了。

至於我，別說原本就不會馬馬虎虎地進城來，爲了配合今日的節慶氛圍，出門前更是特意著扮過；眼下，集當地女子對於時尚、摩登、漂亮、氣質、大方……等各種美麗形容詞於一身，就算不以那張勝之不武的外國臉孔來與此地女人爭奇鬥艷，也是很難不睥睨群雌的。

鮑柏莉面對面坐在我的眼前，從前次的孤傲，轉爲如今對我仰之彌高；在我坦然地詢問寶拉借住她家的細瑣舊事時，她難掩往事浮上心頭的甜滋滋，眼神則不斷地閃躲，雖也不忘感謝我幫忙促成蘿莉婚事，卻竟是一番不敢逼視「芭比」——初戀表哥的妻子。

正所謂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同樣是在完全沒有一較高下的心理準備下，我總算在兩年

後爲自己扳回一城，再不需要活在「老公的初戀情人比我漂亮」的陰影下了。（看倌們，不用懷疑，這就是女人。）

後來在國際電話中，我一副「小人得志」似地告訴寶拉：「幸好你當初沒有跟鮑柏莉結婚，她現在也不過就是個又老又黑，並且還有點壯碩的普通巴基斯坦婦女罷了。」

奇怪的是，我竟然還蠻享受自己那副難得小人得志的神氣哩。



今天回家太晚，衝擊又多，以至於我在九點用過晚餐後，還是不聽自己勸告地又喝了一杯熱奶茶，欺騙自己這樣可以鎮定神經，結果自是整夜未睡了。

此刻已是清晨五點半。

幸運的是，配合節日似地，從前一晚的八點半到現在都沒有斷電。

凌晨四點，聽到公公開了門又重重闔上。

五點左右，聽到孩童們陸續經過房門外的過道、吱吱喳喳著前往清真寺學習經訓。

轉眼快六點了，我依舊還坐在小机凳上敲鍵盤，寫了這樣一個長篇；此時此刻，已是身

心俱疲。

若是在台灣，那麼，我應該會起身去微波個熱豆漿或熱牛奶來喝，接著，安穩的躺下，準備睡個好覺。當然，我並不是說我在想念台灣……

不管如何，我準備闔上筆電了，但願待會兒可以好好睡下。

① 排燈節：又稱屠妖節。關於印度排燈節的由來眾說紛紜，相同的是，他們都會在住家圍牆、陽台、窗口、牆角……等處排滿油燈，象徵相信光明可以驅逐黑暗、善良可以戰勝邪惡；由於是印度最受歡迎的節日，影響力也勝過其它各種節慶，因此經常被誤解為印度新年。

② 艾許娃亞雷 (Aishwaryai Bachchan)，出生於一九七三年，並於一九九四年贏得世界小姐選美；經常被稱為世界最美的女人，二〇〇七年嫁入印度知名影藝世家 Bachchan 家族。